



左边是涯 右边是岸

强江海 著

有时候，最不了解你的人
是自己，**读懂自己**

驾驭自己，是人一生的功课。人性之中，有一种美叫克制，它是我们抵御人性之恶的利器。男人因克制会变得魅力无穷，女人因克制而变得光芒四射。

警醒读者、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
善与恶边缘的人性之苦苦挣扎
从天使到魔鬼的沦陷与蜕变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014014393

I253.7
183

左边是涯 右边是岸



| 强江海 著



北航

C1701297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I253.7
183

010101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左边是涯,右边是岸 / 强江海著. —北京: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-7-113-17836-9

I. ①左… II. ①强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2290号

书 名: 左边是涯,右边是岸
作 者: 强江海 著

责任编辑: 田 军

编辑助理: 王远程

装帧设计: 杜可可

责任印制: 郭向伟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(100054,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)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50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17836-9

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659; 路电 (021) 73659, 传真 (010) 63549480

自序

坏人不是天注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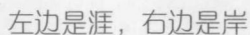


没有天生的好人，也没有天生的坏人。

一个坏人，无论他多坏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总有柔软善良的一面；一个好人，无论他多好，在不为人知的某个思想角落，也有蠢蠢欲动的丝丝邪念。佛说众生平等，大抵就是这个意思。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，没有人会给这个贴上标签，说“这是恶人”；给那个贴上标签，说“这是善人”。

一个人，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对手，但相伴你一生的对手只有一个，就是你自己。你从生到死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：抑制内心的恶，释放内心的善。如果你释放出了足够的善，那么，你就是一个凯旋的将军；如果你释放出足够的恶，你就是一个失败的逃兵。

这本书讲述的都是恶人的故事，但恶人在成为恶人之前，他们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，是妻子眼里温良的丈夫，是丈夫眼里贤惠的妻子，是父母眼里孝顺的孩子，只是，在同内心那个吞噬良心的恶魔“争斗”的时候，他们失败了。他们为什么失败？他们的溃败带给我们哪些警醒？但愿读者能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，这些“恶人的故事”能帮读者释放更多内心的善，召唤出更多凯旋的将军。



为了保护书中主人公的隐私，书中主要人物均用了化名，相关个人信息也做了适当的处理。这里要感谢接受我访问的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、律师以及部分主人公及其家属，没有你们的信任就没有这本书的面世。

强江海

2013年12月4日于合肥



目录 Contents

最悲痛的，是相煎

这辈子能做一家人，不知前世修行了几千几万年。想想千万年的寂寞和坚持，你就知道这段缘有多宝贵！悟者说：心有多大，天地就有多宽，如果你的心足够大，风儿是轻柔的，阳光是明媚的，道路是宽整的，家再小也会有腾挪的地方……

- 2 / 这一刀，缘于无法飞翔的青春
- 11 / 的哥手刃当官的妻子
- 18 / 一个家族企业的血腥内讧
- 26 / 少女之死：不该做爸妈的

“婚姻看守”

- 36 / “复仇”的种子疯长40年
- 44 / 罪恶“换房计划”

最难测的，是人性

科学家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亿万光年以外某颗星球的运行规律，但他测不出人心。人心比宇宙更浩瀚，比鬼神更神秘，几无科学手段可以窥视。人性中有许多美，这些美教我们学会尊重人、体谅人、友待人；人性中也有许多恶，这些恶引我们走向自私、残忍和毁灭。

有时候，最不了解你的人是你自己，读懂自己，驾驭自己，是你一生的功课。人性诸美中，有一种美叫克制，克制是我们抵御人性之恶的利器。男人因克制会变得魅力无穷，女人因克制而变得光芒四射。

- 52 / 180万赃款和两名贵妇人
- 60 / 夜入病房的黑影
- 70 / “孝子”卖肾掀开器官中介惊天黑幕
- 82 / “国际诈骗犯”的爱情诺言

- 89 / 致命的管理费
- 98 / 野蛮竞聘
- 106 / 斩杀病重“旧爱”
- 114 / 走向悬崖的网络女主播



最难填的，是色欲

有人说，想把男人留住，就应该让他永不满足；想把女人留住，就要让她一直满足。男人吃多了就想换口味，女人吃不饱就会找零食。孔夫子说，食色性也；弗洛伊德说，性是人类的原动力。可见，性于男人女人、于全人类而言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好色本没有错，但不择手段就应该人人喊打，即便是动物世界，雄性动物也会恪守丛林规则，这就是自然之道！

124 / “共同出轨”的代价

133 / 忍让和迁就也算引诱

140 / 行驶的出租车里，女孩在

拼命呼救……

149 / 把艺术做成“诱饵”的画家

157 / 刑警副大队长的“鸿门宴”

168 / 这个老师色胆能包天

175 / 逼人行凶

最难绘的，是世相

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我们分不清这变幻莫测的世界。当你决定跟随大众，却发现走不了寻常路；当你想要抓住规则，却依旧玩不过潜规则；当你感觉你掌控了权力，却发现还在悬崖边徘徊。

讥刺嘲讽未必是谎话，甜言蜜语也未必是温柔。世相迷离，我们就在其中挣扎来挣扎去，有些人疯狂了，有些人怨恨了……

真想求老天借一双慧眼，让我把这纷扰看个真切。

184 / 职场宫心计：外科主任亮出

杀人手术刀

193 / “性贿”工具

201 / 求高考真经引狼入室，

“状元情结”毁了母子俩人

209 / 北京，“租房女婿”为房而“战”

217 / 副院长之死：一个前列腺

病人的疯狂

225 / 18岁少年血染的青春

233 / 一个“粉丝团”团长的

歧路人生

240 / “哭穷”局长



春青的限打去天干髮，氏一教

最悲痛的， 是相煎



这辈子能做一家人，不知前世修行了几千几万年。想想千万年的寂寞和坚持，你就知道这段缘有多宝贵！悟者说：心有多大，天地就有多宽，如果你的心足够大，风儿是轻柔的，阳光是明媚的，道路是宽整的，家再小也会有腾挪的地方……



这一刀，缘于无法飞翔的青春

他既想寻求精神上的独立，又不愿舍弃母亲给予他的物质帮助和生活照顾，毕业10年了还依赖母亲生活，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非常不满意，他想毁灭一切……

2010年1月1日，中午12点45分，大学毕业时年32岁的刘建军突然拔刀刺向58岁的母亲……

青春无法飞翔

1996年7月9日，高考一结束，浙江某中学的刘建军就全身心地解脱了。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是，他想解脱的不是紧张的高中生活，而是这座小城里像牢笼一样的家庭。

刘建军，1978年10月28日出生于建德，父亲是铜矿的工人，工作忙碌，很少在家。刘建军和哥哥刘海在母亲张英的管教下长大。张英个性要强，认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对两个儿子的学习要求极为严格。1993年，大儿子以优秀的成绩考上当地最好的院校。张英极有成就地对刘建军说：“看看你哥，懂事又听话，你要向他学习。”刘建军听了，有些不悦：“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干嘛老拿我跟他比？”从小到大，



在刘建军眼里，母亲总是偏向哥哥。他依然清楚地记得：5岁那年，他被哥哥欺负，向缝纫机前缝衣服的母亲呼救，母亲无动于衷，任凭自己哭喊。现在，在母亲心中，哥哥依旧是一切都是对的，一切都是好的。

哥哥考上大学后，刘建军的日子并没有轻松。那时，张英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二儿子身上，生活上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学习上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放松。刘建军的成绩稍有下滑，母亲不是把他盘问个没完没了，要么就是到校了解情况，刘建军觉得自己就像笼中的小鸟，只盼望着高考早一天到来，自己早一天飞出。

7月中旬，标准答案下来后，刘建军一脸喜色，分数不低，报考全国重点大学完全没问题。全家都为刘建军骄傲，张英更是乐得合不拢嘴，见谁都夸夸就要考上重点大学的儿子。

几日后，刘建军填报高考志愿。他抱着《报考指南》认真地勾画一些医科大学和医学专业。这时，哥哥有心地说：“现在机算计和互联网行业最热了，时代风云人物马云和财富榜上的丁磊，都是这个行业的人。”刘建军委屈地说：“可是我喜欢医学，以后想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。”母亲打击他说：“你做事毛躁，不适合做医生。”刘建军气呼呼把《指南》一扔，难道自己连高考志愿都不能作主，人生志向都要家人左右？

第二天，刘建军背着家人，在志愿表上认认真真填上了浙江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。将表交给学校时，刘建军大大舒了一口气，做医生是自己的最大的人生理想，自己不久就要踏进这扇理想的大门了。

晚上，就在刘建军回到家时，却看到母亲阴沉着脸，这时，母亲生气地扔给他一张纸，刘建军一看，惊得睁大了眼睛，这正是自己的志愿表。原来，张英从儿子的同学那里得知儿子已经偷偷填了志愿，她又气又急，赶忙找到老师，说还要考虑考虑，就要回了志愿表。

张英看儿子一脸诧异，就说：“建军，志愿是人生大事，你怎么说报就报了。就你这脾气，以后当了医生，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？妈是担心这个呀。”刘建军哭笑不得，自己还没学医呢，母亲都开始想到以后会出事故了，想得太多太远了。哥哥也说：“选择专业也要看看自



己的个性是否合适，你擅长数理化，计算机专业不是很合适吗？”张英连忙说：“是啊。你哥是过来人，他对社会了解比你多。听说现在很多人挤破头皮报这个专业，都考不上。你现在的分数这么高，反而不报，不是很亏吗？”刘建军不知说什么好，母亲什么事都替能想好，什么得失都为他算计，他一脸无助，只要还在家里这只笼里呆一天，自己就是一只小小鸟。张英看儿子不说话，一边对他说：“儿啊，妈还会对你坏吗？”一边让刘海给他选学校。

志愿表上最终填报的是某大学计算机专业，张英像拿着战利品将表交给了学校。刘建军望着母亲心满意足的样子，他的内心有种隐隐的怨恨和得意：好，你们让我学什么，我就学什么，武汉离家更远，自己可以飞得更高了。

8月，刘建军以全市理科第6名的高分被该大学录取。儿子上学那天，张英脸上堆着笑，眼里含着泪送他，可刘建军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10年还啃老

大学四年，刘建军只在每学年结束时回家，回到家话也很少，母亲对他的学习知之甚少。

2000年7月刘建军毕业，刘海发现他竟然没有毕业证。一问才知道，他欠学校3000多块学费，刘海不禁问：“家里每年都给你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怎么还欠学费？”刘建军冷眼望着哥哥，什么也不想说。那时，刘海发现，弟弟已经有些自闭。

大学四年如何过的，只有刘建军自己最清楚。一开始，他对大学生生活还有些新鲜感，对学习还有一些劲头。大三、大四时，面对越来越多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课，刘建军倍感吃力和厌倦，为什么要学这个枯燥的专业？他开始逃课，沉迷于网络游戏，以致后来将学费花掉。

刘海不想追问弟弟，他给弟弟还完学费，就通过关系帮弟弟在杭州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可没过多久，刘建军嫌工资低，就擅自辞职了。



张英知道后，给他打电话，不高兴地说：“现在的工作不好找，找到一份新工作后，再辞这个啊。”刘建军一听，大声说：“我做什么你都要管，上中学时你管，上大学时你管，现在工作了你还要管。”张英气呼呼地说：“我管你，是因为你是我儿子！”现在大儿子在一所中学教书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可观，已经成家立业；小儿子刚毕业，一切都没稳定；她不管他管谁呢。“你管的太多了，我是你儿子，不是你的私有财产。”刘建军说完就挂了电话。张英握着电话，心里酸酸的：儿子心情不好，就全当说的是气话，他现在工作没有了，生活上又不会照顾自己，日子怎么过？第二天，她往儿子的银行卡上打了2000块钱。

接下来几年，刘建军的工作一直走马灯地换。虽然是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毕业生，但刘建军有些眼高手底，基层的工作不愿意做，高层的工作又做不来。几年下来，刘建军依旧在原点踏步，他的同学有的自己开了公司，有的拿上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年薪，如果当初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医学专业，说不定现在也是行业专家了，刘建军的心里越来越抑郁。

在这几年间，张英再也不敢轻易问儿子工作的事情，一打电话，也就是小心谨慎地问问生活上的冷暖。只要听出儿子的口气不对了，张英想肯定他又在换工作了，然后立马给他汇去一笔钱。

2009年7月，刘建军再次辞掉一份工作，从外地回到了老家。张英看到儿子脸色腊黄，瘦得不成人样，心疼得要命。现在社会找工作不容易，曾经的热门专业，紧俏人才，现在到处都是，竞争多大呀。此后，她每天改样给儿子做好吃的，给儿子补充营养，调理肠胃，希望儿子的身体快快好些来，开始新的工作。

可张英渐渐地发现，儿子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一次，她早上叫儿子吃饭，张建军不耐烦地嚷道：“知道了，叫什么叫！”儿子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话越来越少。

9月的一天，张英从外面回来，对刘建军说：“邻居你陈姨家的小二子从广东回来了，还开着奔驰车，一个初中毕业生竟混成这样。”刘建军觉得母亲这是在讽刺自己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：“你当初不是认为唯



有读书高吗？”张英说：“关键还是看个人，你的一位好朋友上的是大专，现在也不在杭州买房了。”刘建军觉得母亲是话中有话，火就上来了：“他考上的是他想学的专业，我考上的是你们想学的专业。”张英看儿子把矛头指向自己，就直接说：“是你自己没学好，还怪这怪那的。”刘建军嚷道：“如果不是你们，我今天不会这样。”刘建军对自己目前的状态非常不满意，别的同学一个个人模狗样，混得比自己好，他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参加工作10年了，到现在还居无定所。他恨自己，觉得自己无能至极，恨不得把自己打一顿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还怒于母亲，他不愿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，于是母亲成了他的出气筒，他觉得，一切都是母亲造成的，应该由她来承担责任。

张英也不饶人：“这几年你工作不顺利，家里没问你要一分钱，反而给你寄了一两万块钱，全是家里在养着你，现在你倒怪起家里不是了。”听到这，刘建军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，他大声叫道：“我没要家里养我！”张英也火了：“就是家里在养你。”话音刚落，张英感觉一记猛拳砸向自己的胸口，她连退两步，两眼发晕，等她慢慢睁开眼，看到儿子紧握着颤抖的拳头，怒睁着火烧般的眼睛瞪着她。她愣在那里，半天才明白：儿子开始打她了。她闭上眼睛，哭着喊：“你打吧！你打吧！”刘建军望着一脸泪水的母亲，收起拳头，流着泪，跑开了。

那几日，刘建军生活在愧疚和快意交织的复杂感情中。他一会儿泪水涟涟，觉得自己大逆大道，怎样这样对待母亲；一会他又暗暗冷笑，觉得自己多年来压抑的恨意得到了疏解。张英也是，亲生的儿子竟动手打她，她心寒至极，但想想由于自己干涉了儿子人生志向选择，让儿子痛苦多年，无路可退，她又十分内疚。张英左想右想，谁让建军是自己的孩子呢？还是原谅了儿子吧，她又像以前那样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了。

2009年11月底，刘建军说到杭州去找工作。张英不放心他的身体，说跟他一起去，照顾他的生活。刘建军第一反应就是拒绝，这次回家，母亲虽然不直接问他的工作，可暗地里还是说这说那，只要跟她在一



起，自己永远没有自由。可第二天，他就改变主意了，到杭州一个人生活，又要像以前那样在外面买着吃了，自己到现在都不会做饭，以至落得一身肠胃病。刘建军暗想：母亲就是那只笼子，既给了他庇护，又给了他束缚，让他想飞又无力挣脱。

刘建军陷入了一种怪圈：既想在精神上独立，又想坐享母亲给予他的物质帮助和生活照顾。也许从这一刻起，就已经埋下了悲剧的隐患。

三十不立很危险

2009年12月2日，母子两人来到了杭州，暂住在刘建军的表妹家。

刘建军一边在网上投简历，一边跑各大人才市场，半月过去了，投出去的简历依旧石沉大海，刘建军的情绪越来越坏。

为了让儿子安心找工作，张英包揽了全部的家务。每天早上6点多，张英就悄悄起床，先到菜场买些新鲜蔬菜，再回来给儿子做饭。上午儿子到人才市场，她在家洗衣服、拖地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眼看从家里带来的千把块钱，就要花光，张英有些焦急，建军如果还没有工作，再这样下去，娘俩的生活就成问题了。

12月19日，张英做好午饭已经12点半了，她还没见建军回来，心想他今天可能面试去了。1点钟，儿子阴沉着脸回来，她小声问：“今天怎么样？”刘建军把简历朝沙发上一扔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能怎样？我一个堂堂正正重点大学的毕业生，有几年程序开发的工作经验，公司竟让我从跑业务做起。”张英在一旁劝他说：“跑业务也不错，可以锻炼你的销售能力，总比没工作强。”刘建军听了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？跑业务的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只要脸皮厚，会讲话就可以了。我可不做这种工作。”张英叹了一口气，闭了嘴，儿子以前已经怪罪自己干涉他的志愿了，现在他工作上的事，自己就不要插嘴了。看来儿子的工作不是一两天就能找到，自己要想其他办法了。

第二天，张英来到小区附近的家政公司，小心问需不需要清洁工和保姆。工作人员上上下下打量着她，笑着说：“大妈，对不起，我们只



需要三十岁左右的大姐，年轻能干的，你年纪太大了。”张英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处，我跟老年人比较容易相处，可以照顾他们，而且，我的费用比年轻人低。”工作人员看她说得真诚，就问：

“大妈，你这个年纪，应该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怎么出来找工作了？孩子怎么舍得让你出来？”听到这话，张英的眼泪几乎要出来，她何尝不想享受天伦之乐，可现实是下个月的生活费都没着落，她不能让儿子去喝西北风吧。她低下头，转身就想走，这时，工作人员叫住了她：“大妈，你填份资料，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如果有人需要，我们会通知你。”张英连忙道谢。

张英在家政公司找工作的事一直没跟儿子说，她不想让儿子有经济和精神压力。可张建军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：自己一天天找不到工作，母亲全看在眼里，现在的一切到底是怪自己，还是怪当初的专业选择？张建军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，又开始追问起问题的原点在哪里。

12月25日，张英看儿子一天没下楼，就想让儿子出去走走，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。敲了半天门，建军才开门。张英立即被眼前儿子的目光吓退了，他的目光像一把刀，寒光冽冽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而刘建军根本意识到自己散发出来的阴冷，看到门前母亲弯曲的身子和期待的眼神，他面无表情地关上了门。他哪有没有心思去感受节日气氛，来杭州快一个月了，自己还闲着，倒是母亲每天忙忙碌碌，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母亲说的没错，是家里在养着自己。想到这，刘建军的心里涌起难以言说的自责，他闭上眼，双手用力地捶着自己的头，他吼叫：“为什么自己这么没用？为什么？”两年前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全新的设计，考法律硕士，读MBA，走出一条新路，可现在这些看起来如此渺茫无望，刘建军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，未来黑洞洞的。

而她的母亲却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2010年元旦11点半，张英想，今天多做几个菜，庆祝一下元旦，给儿子一个新的开始。就在这时，她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家政公司打来的，说有一个客户正好想找一位年老些的保姆，现在想见见她。张英握着电话，连说好，拍拍儿子的肩说要出去一下就下楼了。走出门的张英不知道门后的儿子今天发生了什么。上



午，刘建军鼓足勇气给上次要他去做销售的公司打了电话，说他现在可以过去，但公司人事经理冷冷地说人已招满。刘建军啪地把手机摔了，然后一拳打在了桌上，破口大骂道：什么破公司。现在自己降低身份去应聘，却又不要了。刘建军觉得现在自己就是一头撞到了死胡同里，头破血流，陷入绝境。他蹲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心如死灰，什么工作，什么生活，什么亲情，一切都没意思，一切都没意义，他松开拳头，任手指上的血一滴一滴外流，眼里充满死一般的绝望。

此时的张英已经到了家政公司，客户看张英干净利落，又详细问了一些问题，很是满意，说“如果可以，明天就可以上班”。张英高兴极了，终于找到工作了，工资还不低呢，每月1000块钱，基本上够她跟儿子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了。回来的路上，张英想，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儿子这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让儿子也为自己骄傲一下。

打开门，看到的却是儿子阴沉的脸，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听到儿子的口气像在审问自己，张英咽下了好消息，淡淡地说：“到家政公司去了。”刘建军生气地说：“现在都快1点了，饭还没做。”张英二话没说，走进厨房，开始做饭。刘建军也跟进了厨房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的肠胃不好，还这样晚故意不做饭。”张英一听，生气了：“我哪有故意不做饭，我有事出去了。”刘建军按着腹部说：“我现在胃疼，你看着高兴了吧？”张英放下手中的菜：“你胃疼，是我造成的？你的一切难道都是我造成的？”刘建军的情绪猛得高涨起来，接住了话：“我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我的一切都是你逼的。”张英把菜一扔：“是我造成的又怎样？”刘建军举起手，拍地打在了张英的脸上，他有一种想毁灭自己、毁灭家、毁灭整个世界的冲动。张英捂着发烫的脸，这是儿子第二次打自己，而且又是打在脸上，她咬着牙，哭道：“好，我现在就离你远远的，回老家。”刘建军挡住她：“你别走，你说，是谁把我逼到今天这个地步？”张英什么也没说，只管朝前冲。刘建军疯狂了：

“你别走，你说。”说着从身旁的刀架板上拿起了一把尖刀，对准了母亲的胸膛。刘建军红着眼，颤抖地握着闪亮的尖刀，他觉得此时自己握住的是希望也是解脱，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……痛苦至极的张英，望



着举刀的儿子，觉得儿子越来越陌生，就像一头没人性的野兽，她的心完全死了，闭上眼，不顾一切地朝前冲，尖刀猛得捅进了她的胸膛，她“啊”地一声倒地。

2分钟后，当刘建军望着血泊中呻吟的母亲吓坏了，他哇地大哭，然后用手机拨打了120、110，还有哥哥的电话。

5分钟后，120赶来，医生诊断，被害人的腹部主动脉、心脏及肝脏已经破裂，急性大出血死亡。刘建军这时好像才真正明白，母亲没了，他顺手拿起一把尖刀朝自己的腕部割去，警察当场制止。

2010年6月，刘建军弑母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法庭审判。32岁的刘建军，神情憔悴，胡子满腮。

刘建军的辩护律师说，本案是父母望子成龙酿成的一场悲剧。检察官说，自古以来弑亲于情于法不容，张英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，如果要对本案中张英的行为进行评价的话，那只能说她对孩子关心过度。